

勞特累克畫風



重慶出版社

劳特累克画风

黄茂蓉 龚显波 李 一 编

重 庆 出 版 社

巴黎花花世界的诠释者

——图卢兹—劳特累克的艺术

陈洛加

劳特累克在 19 世纪最后 30 年的法国大画家中,是最独特也最年轻的一位。当时的印象派及后印象派画风盛行,各大师都在探索自己的艺术道路,以各自的方式描绘这美好的世界。雷诺阿画阳光下健康青春的人体,莫奈歌颂光色颤动中的大自然,德加描绘活泼轻柔的芭蕾舞女,塞尚在绘画中寻找永恒的结构之美,凡高将满腔的热情融化在色彩和笔触之中,高更到远离巴黎的南太平洋去追寻自己的理想。而劳特累克所选择的艺术道路同所有这些艺术大师们都截然相反,他专门描写社会的丑陋,毫无掩饰地揭露巴黎赤裸裸的淫逸和那寻欢作乐的世界。

图卢兹—劳特累克(1864—1901),出生于法国的名门望族,他的全名是亨利—马利·德·图卢兹—劳特累克,这长长的显赫的名字显示着他高傲的贵族身份。他的家系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查理大帝时代,是法国有名的图卢兹伯爵和劳特累克子爵两大家族的后裔。祖先参加过十字军东征,出过许多英雄勇士,从古代起他家就拥有大批领地。劳特累克的父亲阿尔方斯伯爵是一位骑兵军官,他好过自由放任的生活,从不愿受任何约束。当他退役以后,常骑着骏马奔驰于山野丛林,带着猎鹰猎犬追捕野兽,或身着奇装异服驾着马车招摇过市。劳特累克的母亲来自法国南方的塞莱朗家族,也是一个名门望族。母亲贤慧文静,爱好读书。他的父母是表兄妹,因为劳特累克的祖母和外祖母是一对亲姐妹。两家自 19 世纪初就开始互通婚姻,长期的近亲通婚不利于后代的健康,劳特累克便是这不幸的后代之一。劳特累克是家中的独子(原有一弟弟,但还未满周岁就夭折了),从小就倍受宠爱,幼年的劳特累克活泼伶俐,父亲教他骑马打猎,一心培养他为伯爵头衔的继承人。母亲则在智力方面给予他关怀。但他从父辈那儿继承更多的是美术天赋,从小就喜欢绘画。他祖父业余爱好绘画,父亲也曾在巴黎学过雕塑。中学时代的劳特累克在班上成绩优秀,但因体弱多病,常待在家中养病。母亲就亲自担负起对他的教育重任。14 岁时影响劳特累克一生的悲剧发生了:当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时,突然被放在椅子下的东西绊倒,摔断了左腿。翌年,同母亲在疗养地散步,不小心掉进了路旁的小沟,又折断了右腿。十多岁的孩子,断腿接好理应继续生长。但由于父母近亲通婚的缘故,使他患有先天性的骨骼疾病。从此他的双腿停止发育,上半身却正常生长,因而不

幸变成了侏儒,短小的双腿支撑着硕大的上半身,成年后身高仅 150 厘米。高贵的出身和他畸形的身体,在他心灵中投下了阴影。

劳特累克身体上的残疾对父亲是一个极大的打击,他从此弃儿子和家庭于不顾,去过那自由放纵的生活。只有母亲全力承担起了对他的关怀和教育重任。肉体上的畸形对家人或许是不幸,但对他学习艺术来说却是不幸之中的幸事。劳特累克因失去行动的自由,不能再从事骑马与运动,便专心寄情于绘画。他小时候学习绘画的启蒙老师是父亲的朋友,一位动物画家,在他那里劳特累克受到了最初的美术教育。18 岁他去巴黎学画,进了当时最有名望的私人老师庞那的画室。庞那是古典学院派画家,教育严厉,劳特累克在他的指导下学习严格的写生方法和构图原理,进步很快。不久老师接受学院的聘请关闭了画室,劳特累克便转到另一位学院派画家柯尔蒙的画室学习。在柯尔蒙画室学习期间,劳特累克刻苦勤奋,生活严谨,打下了坚实的基本功。在几年的学习期间,他游遍了巴黎的美术展馆和画廊。从委拉斯贵支、戈雅、安格尔等大师那儿吸取养料,对于印象派的绘画他也赞不绝口。在此期间他还结识了凡高、德加、雷诺阿、马奈等画家。他用凡高似的笔触为凡高画过一张色彩肖像画。在所有印象派画家中,劳特累克最崇拜的人还是德加。他把德加作为自己精神上的老师,处处向他学习。德加功底坚实的素描,纯熟的线条,画中人物轻快的舞蹈动作,闪烁的色彩,无不使年轻的劳特累克倾倒。他孜孜不倦地吸取诸印象派大师的长处,风格渐渐趋于成熟。劳特累克对当时闻名遐迩的印象派光色效果并不感兴趣,而热衷于速写和素描、激动不安的线条和生动的轮廓。他不断将自己所学到的表现手法加以改造,逐步形成了独特的绘画风格。

20 岁以前,劳特累克与母亲同住在巴黎,学习努力,行为端正,交往的主要是几个画家朋友。当母亲 1883 年离开巴黎回到故乡后,劳特累克便将画室搬到蒙马特。蒙马特街位于巴黎北郊的丘陵地带,过去一直是一片僻静的绿野,住着为数不多的人家,直到 19 世纪末,这儿才迅速发展成为巴黎的娱乐中心。蒙马特的夜晚灯红酒绿,鳞次栉比的酒吧间、夜总会和咖啡馆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,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吸引着年轻的劳特累克。为了弥补离开母亲的空虚,他时常同朋友光顾这儿的咖啡屋和酒家,从此走进了蒙马特的声色世界。在这儿蒙特累克能够暂时忘却由于生理缺陷

而产生的自卑感,这庶民的社交娱乐场所,没有贵族的道貌岸然,不分阶级和贫富,只要意气相投,便能尽情享乐与倾谈。他渐渐成为这儿的座上客,固然一方面是老板们尊重他的贵族身份,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的画家身份。他无拘无束地自由出入于蒙马特,同老板和歌星们成为朋友。“红磨坊”是当时蒙马特街最华丽、最著名的歌舞厅,劳特累克为老板绘制招徕顾客的大幅海报,成了这儿不可缺少的宣传画家,舞厅也因此而宾客盈门。

劳特累克常常带着速写本,有时也扛着画布,在舞厅中捕捉他的绘画对象。他在这儿不仅感觉到精神的松弛,获得艺术创作的灵感,而且还发现了一幅幅绝妙的人生百态:性感的舞蹈、贪婪的狂饮、放纵的行为、堕落的男男女女……他拿起画笔,迅速记录下这些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的巴黎人。为了捕捉到千变万化的动态和对象,他先采用充满韵律感的长线条迅速将动作画下,再以网状的短线在某些部位加以填充,以加强对象的立体感。在色彩的处理上,他发明了一种素描式的或称线条式的色彩,即先将油色调得很稀薄,然后不像一般画家那样在画上涂绘,而让画笔在画布上快速奔驰,达到一种速写式的、透明的色彩效果。他的色彩也运用得相当夸张,常常仅在重色地方加以点缀。劳特累克在画自己的母亲和“洗衣妇”等作品时,运用的是严谨的写实手法。而他在蒙马特描绘的歌星舞星和欢乐场面,却采用了夸张的漫画式的表现手法。拉·古柳和瓦伦丹是“红磨坊”舞厅名噪一时的一对舞星,他们被画家描绘在1890年创作的《红磨坊的舞会》这幅画中。拉·古柳在画中心正掀开舞裙抬起一条腿,热烈而投入地舞着,动作夸张,姿态滑稽。在一旁伴舞的男舞星瓦伦丹一付弱不禁风的瘦削相,长鼻尖脸,引人发笑。瓦伦丹身着黑西装,头戴大礼帽,同丰满艳丽的拉·古柳形成鲜明的对比。画家笔下还记录了舞场中的各色人物:绅士、小姐及前景中的贵夫人等等,这是“红磨坊”灯红酒绿生活的真实写照。第二年,他又以拉·古柳和瓦伦丹为模特,为“红磨坊”老板制作了一幅石版海报,瓦伦丹的黑色剪影衬托出明亮的拉·古柳,她高抬起大腿、掀动舞裙的媚人姿态,吸引了无数的巴黎男士涌向“红磨坊”,为该舞厅在激烈的竞争中赢得了众多的顾客。劳特累克在90年代最初几年,连续绘制了许多类似的作品,如《红磨坊一角》、《走进红磨坊的拉·古柳小姐》、《跳舞的阿佛莉儿》、《红磨坊的方块舞》等等。所有这些画中的人物,都被画家变形和丑化了。

他用一种速写似的夸张手法,自由随意的构图,略带轻佻的调子赋予画面的一种杂耍似的吸引力和诙谐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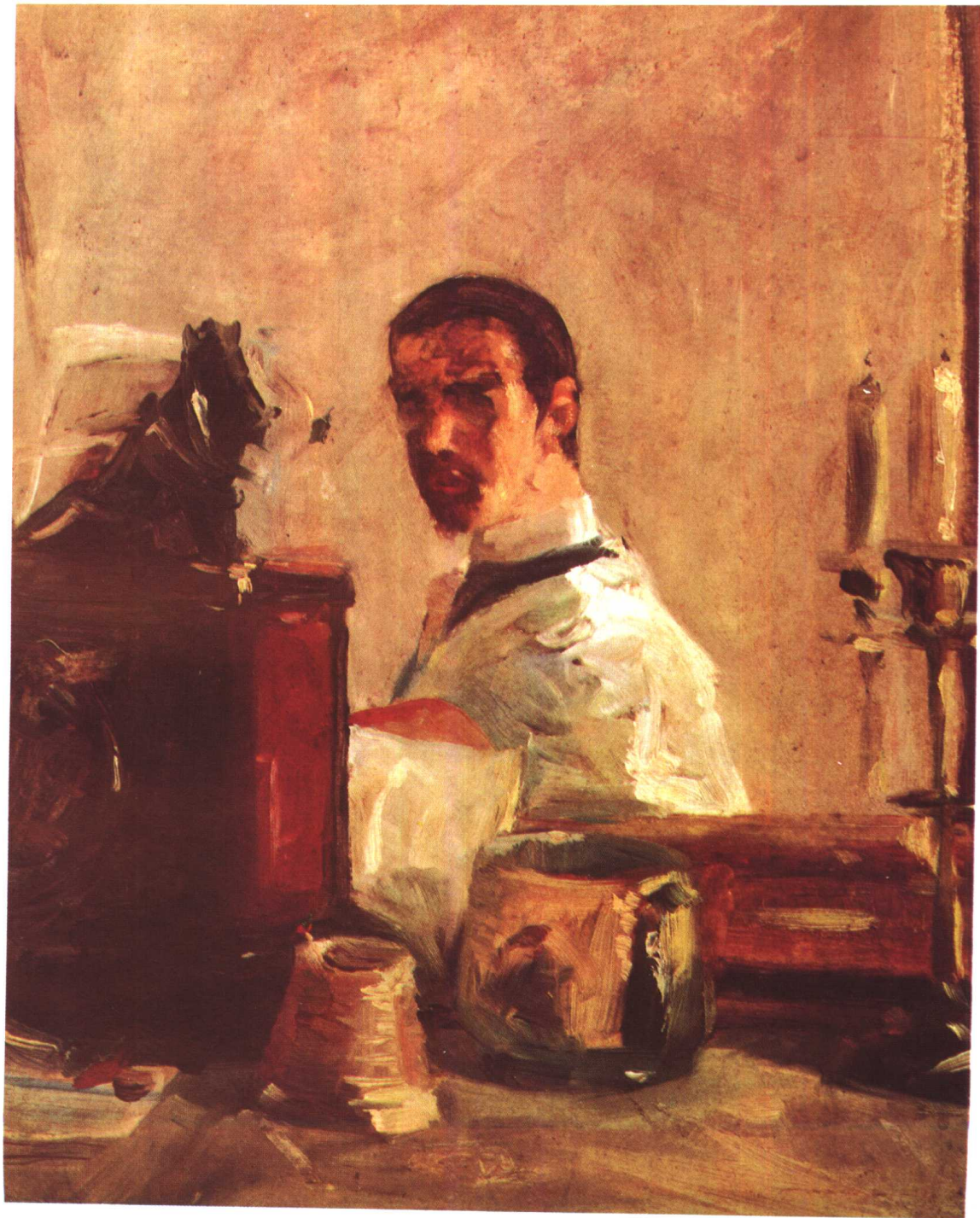
此后,劳特累克的作品中开始出现妓女的形象。因为在1892-1895年间,他完全沉湎于这种放纵的生活,同时,为了解妓女们的秘密和满足自己的好奇心,他干脆公开住到妓院里,在那儿设立了工作室进行创作。就在这几年,他留下了50余幅油画,数百件石版画和素描,这是他一生中最多产的创作时期。《红磨坊街的沙龙》,是这一时期妓女题材作品中的佳作。它描写了妓院生活的某个场面。画幅前景的大沙发上坐着一个姿态散漫的女人,她和其他女人似乎都极力要做出一副上流社会夫人淑女的派头。细细看去,会发现几个半掩半袒的女子,尤其是画幅右边仅有半个背面形象的女人,她赤裸着背部,高高撩起裙子……整幅画给人一种荒谬可笑的伪装高贵的印象,又隐隐透露出淫邪和龌龊。劳特累克笔下的妓女,既有堕落和淫荡,也有率真和自然的一面。他生活在妓女圈中,观察和描绘她们,同她们的生活融为一体。绘画既然能够描绘上流社会绅士太太们的寻欢作乐,又为何不能表现为生计而沦为娼妓的女人们的喜怒哀乐呢?美好的东西固然使人流连忘返,丑陋和邪恶也会令人反思无穷。或许,这就是劳特累克对待生活和艺术的独特态度吧。

劳特累克一生以描写蒙马特花花世界中的歌女、舞星、绅士、妓女以及纸醉金迷的欢乐场面为主题,他自己也长期沉湎于这样的生活中。他虽出身显赫却无正常人的健康与欢乐,这种高贵富有和丑陋畸形,使他选择了不同于任何同代艺术家的道路。他从不歌颂美好,也从未描写过上流社会。他选择了放浪自由的花花世界生活,也选择了表现人生罪孽和邪恶的一面。他不去描绘大自然,也不说教劝善,而全凭自己的感觉和切身体验,直率地去揭示他所熟悉的也是一般人不轻易表现的那个世界。他从不赞颂高雅和粉饰生活,而用嘲讽夸张的画笔,描写可笑而令人生厌的形象。可以说他完全摆脱了传统和社会道德的束缚,任凭自由奔放的个性去揭示人生另一个阴暗的侧面。意大利著名艺术理论家文杜里评价其艺术时说:“图卢兹—劳特累克无论是在他那抒情的直率性和贵族式的嘲讽相结合的、似真非真的线条上,或是在他色彩的细心经营上,毕竟都达到了很高的造诣。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他智慧的游戏,但这却是攀登艺术高峰的游戏。”

1995年春于西南师大

劳特累克作品

1



1 自画像 厚纸油画 40.3×32.4cm 1880年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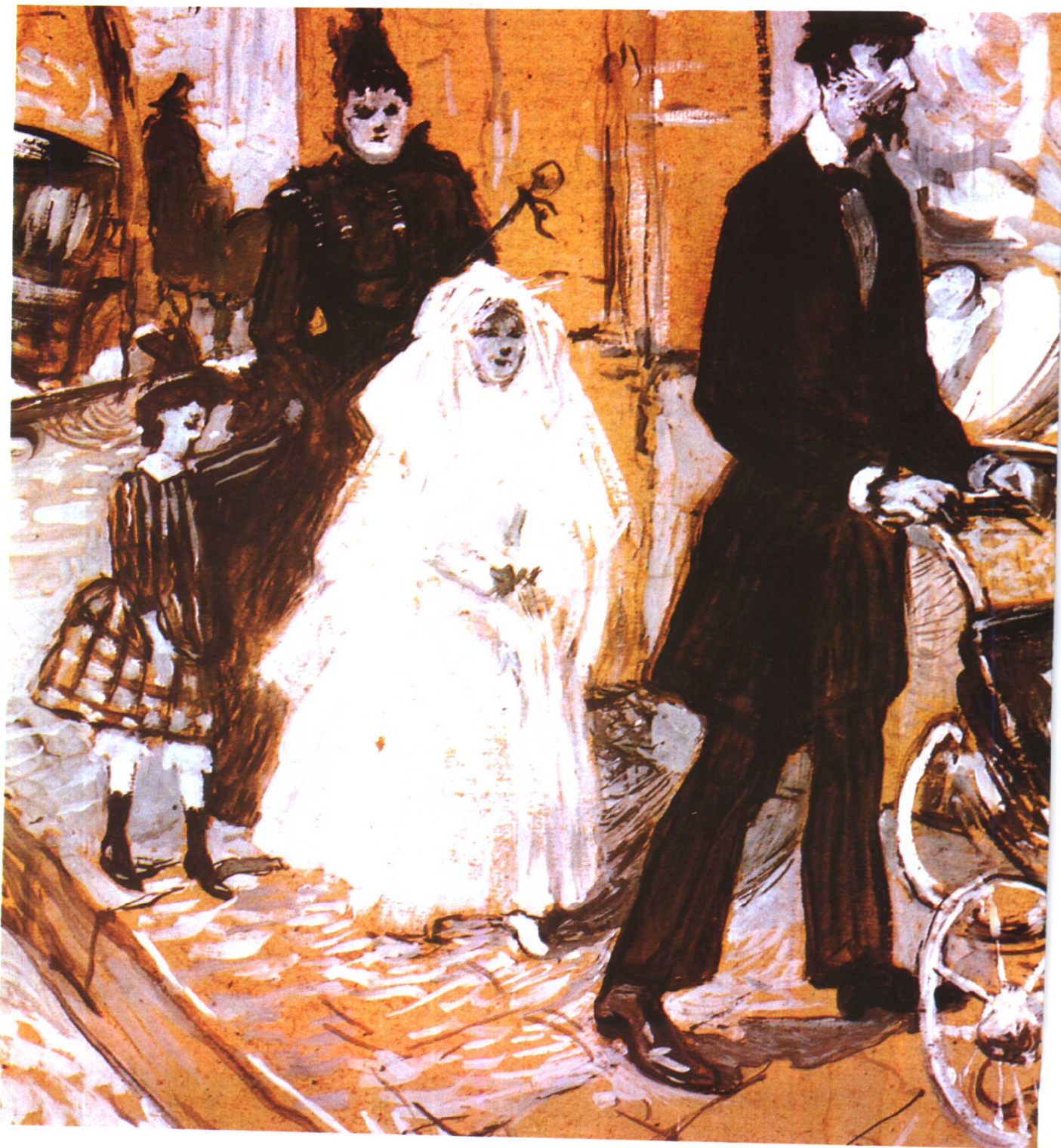


2 自画像(局部) 厚纸油画 40.3×32.4cm 1880 年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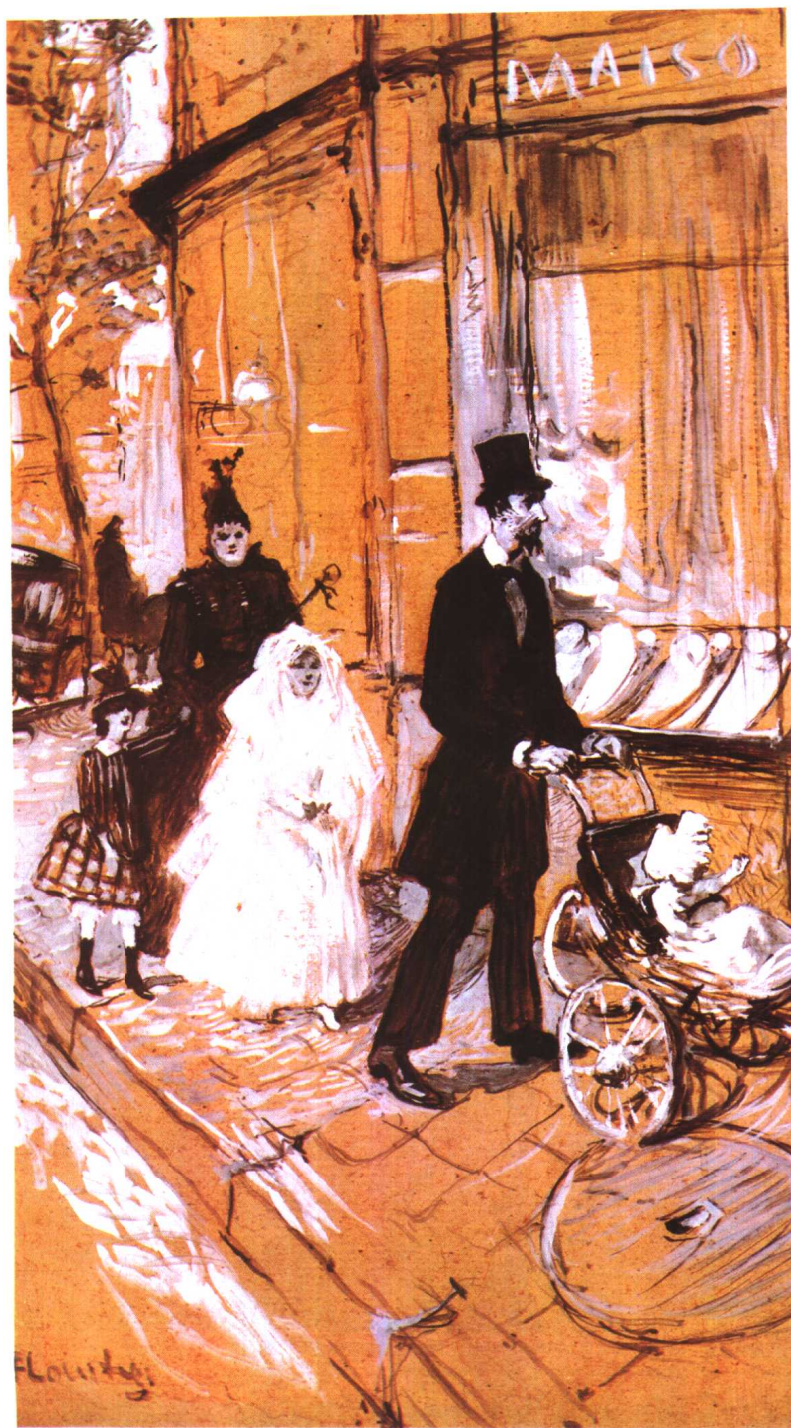


3 轻型四轮马车 木板油画 27×35cm 1880 年





4 初次前往领受圣体(局部) 厚纸油画 63×36cm 1888 年



5 初次前往领受圣体 厚纸油画 63×36cm 1888 年



6 用早餐前的罗特列克伯爵夫人 画布油画 93.5×81cm 1881-1883年